冊府元龜

三百二十五之七

九百二十八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九三四五 號
一五六 函
一二 架
三〇〇 冊

内閣文庫
漢 書 類
九三四五 號
三〇〇 冊
三五六函
一四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98)
函號 365 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閲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黄國琦較釋

宰輔部二十八

諫争

舜之命禹曰予違汝弼高宗之命說曰朝夕納誨盖夫君承凝之位荷棟幹之重義均同體民具爾瞻休戚之所同安危之所繫至於諫群臣而總衆職撫四夷而親百姓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固其任也若乃上

淺草文庫

之失德事或過舉誠心內激嘉言罔伏引經義而酌古訓述天戒而箴時病談過更僕之頃怒有逆鱗之犯且復覼縷鄭重形於奏疏竭其精忠以冀感悟古之宰相如伊尹之阿衡甘棠之保乂周公之告徽言山甫之補闕職皆如斯而已

商伊尹申誥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伊尹吕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脩為人紀已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周祭公謀父為穆王卿士穆王將征犬戎而謀父諫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文公周公旦之諡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時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謂棄與不窋也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遵亦作選脩其訓典朝

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訢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捴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也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侯服者祀供月祀賓服者享供時享要服者貢供歲貢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云云莫敢不來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外傳云先王之訓有不祭則脩意先脩志意以自責也畿内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脩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有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毋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之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樹立也犬大戎立性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

服者不至又穆王欲肆其志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世掌田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玉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召穆公虎爲王卿士厲王行暴虐侈敖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典樂典也史獻書師箴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云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弦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士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戚補察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耆艾脩之耆艾師傅也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才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何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于彘

虢文公為王卿士宣王即位不籍千畒（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籍田千畒諸侯百畒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古也）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農為大事）故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曰粢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庶衆）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給足）和協輯（音集）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才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敦龎純固於是乎成（敦厚龎大）是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為之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順視）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辰正（農祥方星也辰正立春之日辰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孟春之月日月皆至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艮可枝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立春日也）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以大史之言告王也）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者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王其祗祓（音弗）監農不易（祗敬祓齊戒祓除也不易

不易土物之易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藉田者也司空除壇于籍司空掌地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和風聲者也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王即齋宮所齋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親淳濯饗醴淳沃濯溉饗飲也謂王浴沐飲醴酒也及期其耕日也鬱人薦鬯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長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鬯也犧人薦醴犧人同尊長共酒醴者也王祼音灌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酒皆所以自香絜也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監祭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長飲湌膳羞農正田大夫也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爲祈也大史贊王贊導王敬從之王耕一發音鉢一發耜之發也王耕以耜耕也班三之班次也三之各三其上也王一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班嘗之公卿大夫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云爲廩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也而時布之于農布賦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猶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虫也明堂月令日日夜分雷乃發声始農蟄虫咸動啓而出之土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罪也在司寇司寇行其罪也乃命其旅曰徇旅衆徇行農師

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再之農正名稷佐田畯也故次農師也后稷三之農官之長也故次農正也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也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一道洫監衆官不特長事故次司空太史八之太史長逆官府之治故次太史宗伯九之宗伯卿官長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其位故次大史王則大徇大徇師公卿大夫親行農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月田循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疆疆界也鎛鋤屬也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使于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媚說而

和於民矣則饗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循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之祀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樊仲山甫爲王卿士食菜於樊魯武公以括與戲以見王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爲太子也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猶魯必逆王命而不從也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政不立也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壅言先王立

長之命將壅塞不行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長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命不誅則命廢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故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伯御於也三十二年諸侯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

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於姜氏之戎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夫古者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書王府無父日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書於籍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姓生吹律合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司寇協奸

司寇刑官掌命奸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工協革百工之官革更也革制度者合其數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異之物歛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爾以寡少又厭惡政事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則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净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敗爲政之道妨後嗣謂將有禍亂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幽王宣王之子滅謂滅西周

單穆公爲王卿士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錢者金幣之名

所以質物貨通財用也又曰泉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降下戾至也災謂水旱蝥螟之屬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極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貨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人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賤小大民皆以爲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之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聚斂

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足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備預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復救謂若救灾瘵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爲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可從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遺民遺財是謂召灾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爲羸病之國天降禍灾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御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爲經臣奉而成之爲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夏書逸書也關門之征也石金之斛也言

征賦調均則王之府歳嘗有也一日開衡也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
音戸 濟濟 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栝木名濟濟衆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之也 愷悌
君子干祿愷悌 愷樂悌易干求也君子謂長君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易
樂也 夫旱麓之榛楛殖 殖長 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
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四既 四極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
政也 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 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荒空也
蕪穢也 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 險危 且絕
民用以實王府 給民用謂廢小錢而鍾大 猶塞川原而為潢汙其
竭也無日矣 大者潢小者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 若民離而財匱災
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 備亡無救災之備也 吾周官之於災備

也其所怠棄者多矣 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也 而又奪之資
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醫其人也王其圖之 善政藏於民醫
猶屏也人屏地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日醫滅也 王弗聽卒鑄大錢二
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 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
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 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
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 鮮寡其繼者謂用物過度妨於財 若積聚
既喪又鮮其繼生以殖 積聚既喪謂廢小錢生財殖長 且夫鐘不過
以動聲 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也 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 無射
後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者細抑大凌故耳不能聽及也 夫鐘聲以
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 非法鍾之聲 猶目所不見不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可以爲目也(耳目所不及而彊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爲步半步爲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三尺爲墨倍墨爲尋倍尋爲常)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鍾爲宮則濁大宮爲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去也以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爲鈞法百二十斤爲石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玉聲陰陽之法也度大尺量斗斛衡稱上衡衡有斤兩之數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鐘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此之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鐘聲不可以知龢(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爲之發動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習於龢正則不聽惑)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歆喜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方道)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耳聞龢聲則口有美言言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爲憲令(憲法)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五味)

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號令明以時動視物則動得其旹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所以長材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鍾國其危哉王弗聽

漢公孫弘初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盛毀西南夷無所用武帝不聽後爲御史大夫時又東至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罷讀曰疲願罷之於是帝乃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就朔方帝乃許之

貢禹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師丹爲大司空哀帝卽位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帝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諒言也闇默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稱孔子曰父在

(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較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比頻也)卒暴無漸(卒讀曰猝)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用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取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

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王嘉哀帝初爲丞相欲規成帝之政多所變動(規政其乖)

失者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才者難得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相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

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謂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史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更亦變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盡也言事無大小皆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羣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嘗恐獲罪每爲私計也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

易之（易少輕也）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也）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文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不即下治其事恐爲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惟陛

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失宜可闊略（嘗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議大夫遣之今諸侯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

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議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報厚恩也帝感其言止數月遂封賢等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亾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有臣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愼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亾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玉食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 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慝惡也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邪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蹈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 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 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 陵遲即陵夷也言其頹替也 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 忽忘也 以致

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 言不費用故畜積也 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 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 示平惡有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 見在之錢也 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燕出謂微行也 及女寵專愛耽於

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榜笞擊也)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向心也(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綈厚繒也)其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帝哀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比闕引玉渠灌園池(玉渠官渠名在城東覆盎門外)使者護作(護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親戚相見也並共言百官令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賈謂販賣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人稱也)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墮壞其等制也)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

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
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愼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
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規見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
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愼
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
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卒終也）
亂國忘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
浮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帝浸不說（浸漸進也）
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甍上因託傅太
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
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傅晏傅商鄭業也）嘉封還
詔書（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帝以太后曰臣聞爵
祿土地天子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言皇
天命于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
尤宜愼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庶衆不服感動陰
陽其害疾自深（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
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言帝意傾惑爲陛下
所窺也）王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

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嘗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歲月日之朝也）皆陰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罔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寑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于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言帝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哀帝發怒下獄自殺

後漢伏湛光武建武初爲大司徒時幽州牧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

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兖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忽也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遂不親征

第五倫章帝永元初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

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亙
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雒中無復權戚書
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
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着五藏書諸紳帶而
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衞尉廖以布三千疋
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
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
其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
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春欲厚之亦
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

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
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
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限憲伏聞馬防今
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芥難爲
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
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
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
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
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
並不見省用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

踈曰臣得以空虚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宫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袁安和帝初爲司徒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繇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繇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

丁鴻永元四年爲司徒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岸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敝日之木起於葱青禁

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府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日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横宜因大變改政救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魯恭爲司徒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

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宂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陽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挻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于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重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張禹爲太尉錄尚書事時和帝遏宻禹上言方諒闇宻静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鄧太后后從之禹爲太尉永初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蒸蒸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

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

楊震永寧初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浮疾之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繼以防簒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中代劉愷爲太尉詔遣使者大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益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鬭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

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議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常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

張皓順帝時爲司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大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爲名）

楊秉爲太尉桓帝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行至南陽左右竝通姧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陳蕃延熹八年爲太尉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

涕而起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
乘勢犯法江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按其罪雖經赦令
而竝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
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
相黄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竝坐髠鉗輸作左較
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瑨超浮等帝不
悦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
齊桓脩霸務爲内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
勑從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
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
疏内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起從列侯繼承天位小
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
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
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内天啓
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
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結扇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汜
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
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
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讁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

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没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没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嘑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言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出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亂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繇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較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

惑而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出言口則亂及八方何況晃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惓惓無巳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掌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楊賜熹平五年爲司徒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靈帝微行遊幸外苑賜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盤遊之荒政事

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踪而欲以望太平是繇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敖慢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扱之恩愼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元和年間以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備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囿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等以爲無害遂令築苑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二百二十六

諫諍第二

魏王朗文帝時為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備周衛内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

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静室而後息駕皆所以
顯至尊務戒愼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
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恒法非萬乘之至愼也帝
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
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
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又孫
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文帝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
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
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
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
叛亦不傾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
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慍於登之逋留
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
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很殊無入志懼
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
將各明奉禁令以愼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廣耕稼使
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
戎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朗使
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
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是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勾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捲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役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雋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開德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

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衛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此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晩所産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喩雖未爲晩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嘗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嘗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欽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陳羣明帝時爲司空錄尚書事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

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惟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絶其源流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仁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以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繇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繇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

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少至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毀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

帝於是有所減省

華歆爲太尉明帝太和中遣曹眞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緣自獘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眞引軍還

吳陸遜爲丞相荊州牧都護領武昌事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

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
失既不聽許
陸凱爲左丞相時後主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睛
莫敢忤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
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後主時徙都武昌揚土百
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
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
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
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
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

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
使君有謬悞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
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
今鄰國交好四方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
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吁
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
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
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
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
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棄業天下

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係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興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忍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裨教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

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宮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係先王之國存爲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及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復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於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佐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措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凱乃心公家義形於色

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又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奢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嘗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浮沉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嘆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胷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人何所與所以勤

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鬚膚黃耇被於甲冑天下始靜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臣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庶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征召四方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禳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妖星移居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義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下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嘗大皇帝日迯虜游寇當愛育百姓何抑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繇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

尚猶冲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虚言陳壽從荊陽來得凱所諫晧二十事日晧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繇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内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

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兒民無妻者以妾妻
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
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繇妖婦幽厲亂在
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
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
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繇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
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游戲後宮眩惑
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
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
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
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
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
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
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
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僚庶尹並展所陳而
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
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
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
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
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

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私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内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玆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較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一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徵召遷轉迎

新造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嘗留心推案是以獄無寃囚死者呑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人之罪願陛下留意

按陳壽云傳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後主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

晉裴頠爲尚書左僕射領侍中惠帝時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儁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有光闡遐風之弘理也

張華爲司空時賈后欲廢太子惠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嘗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撿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賈后知華等意堅乃表乞爲庶人帝可其奏其

南齊王儉爲右僕射大祖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司徒褚淵及叔父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嘗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郎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喆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旣昭龍袞瑤珮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搆采椽不斷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莫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夫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乂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以合制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帝手詔酬納

後魏源賀爲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言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帝從之

穆亮爲司空領太子太傅孝文將自小平泛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訓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馮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況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

履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薛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木猶尙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惻之慮且車乘繇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况水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帝曰司空言是也

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神龜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祗心佛圖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防微竊謂未可案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躓於厥野漢書文帝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愼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寳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祭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彫繢脩麗丹青人心所祗銳觀滋甚登者旣衆異心若面縱

一人之身嘗盡誠潔豈左右臣妾各竭虔仰不可以
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愼非唯飲酒茹葷而已風霾
暴興黃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
同日而灾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輿中靑州七
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愼裨竈之明尚不
能逆覩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
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欽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
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其下
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龕
室千萬惟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

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
擬恭敬拜跪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
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愼縱使京邑士
女公私奏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
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盡心信爲本形敬乃末重實
輕根動實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
階今經始旣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彫絢漸起紫山
華臺郎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
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汙永歸淸寂下竭肅穆之誠
上展瞻仰之敬勿践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

傳斂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
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爲善
雖漸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穟
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奮交馳
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
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轘轅嶠嶮山路危狹
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凋墜蒙犯霜露出入半旬
途越數百飄颻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
億兆下心實用悚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蠉蠕之
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殘殺慈矜好生應垂未
惻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興罪厮役困於負擔爪
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穿
敗晝暄夜凄罔所覆藉監師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爲
災所在不稔飢饉荐臻方成儉敝爲民父母所宜存
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
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已無爲近遵老
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則納
諸執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怗悅靈
太后不從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
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遊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
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惟主男子不及婦人則古
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故可秉
道懷德率禮遵仁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
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大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
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於區宇因時
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心中
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不豫重仍安見富美天情沖謙動容
祗愧以爲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

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
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俾未聞息攣挾之勞納閑
拱之泰願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
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病弔喪而入諸臣
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不言王侯夫人明無適臣家之
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
陳宋齊之女竝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
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衞女思歸以禮自抑載
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
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
皆綴之以垂來訓聆軒駕頻出幸馮翼居任城王第
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廚嘉醴
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苹踰百品旦及日斜
接對不憇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
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甲在身蒙
塵曝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飱飯不贍貨馬假乘交
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
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與魏道德
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鍾眞固非

俟虛隆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
首之耋欣遇羲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
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宏孰能若斯者哉
魏元以來莫正斯美輿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
曲有猜避但帝族方衍動貴增還祗請遂多將成褻
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
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
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
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
輕陳狂瞽分貽憲法孝明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鶖鳥

於宮内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
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秃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
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
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
尉華歆繇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
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猗惡鵩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
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
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
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
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
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公醜形惡聲
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
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
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灾集慶放無用之物
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孝明覽表大悅即棄
之池澤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閲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黄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三百二十七

諫諍第三

唐戴冑爲民部尚書參豫朝政貞觀五年太宗將修復維陽宮上封事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亂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惟

知耳目之近不逢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彊丁並從戎旅重以九城作役餘力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以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絹帛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盡帑藏其虛且雒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

太宗甚嘉之

魏徵貞觀中爲秘書監參豫朝政長樂公主文德皇后之所生太宗時所鍾愛及將出降勑所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將封其皇子曰朕子安可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所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帝然其言太宗幸九成宮有宮人還京憩於湋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繇靖等何爲禮

靖而輕我宮人邪即令案驗滻川官屬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隷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官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其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七年遷侍中太宗令魏王泰入居於武德殿徵上疏奏曰伏見勅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承往來極為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嘗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聽覽追深戰慄太宗納其言後為特進知門下省事十一年三月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區宇甲兵彊盛三十餘年風行

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
帝豈惡天下之化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
就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慾罄萬
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
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
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
相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
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
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絶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
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
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妾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
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
得日愼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
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
而治德之上也若以成功不毀即任其舊除其不急
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
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
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
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
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

思止足八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四月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心不服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

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之下百川樂槃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爵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五月又上疏曰臣聞書曰

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伏無遠不致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重而輕賤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或輕重繫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

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
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
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
而望政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
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
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
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
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
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臣下之頗僻猶
莫能止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

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
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
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
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
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
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
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見實在有
隋隋氏亂亡之原聖明之所臨炤以隋氏之府藏譬
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
之戶口較今時之百姓度長絜大曾何等級然隋氏

以富疆而衰敗動之也我以貪寡而安寧静之也静
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
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
安不思危理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
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無亡所以甲
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乎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
所繇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
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又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静必思隋
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

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
慾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
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
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
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己
待物思勞謙之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
和出言而千里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
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
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
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

終如始可不慎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七月又上疏曰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繇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玆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夫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奸者爲至公謂

墾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墾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謂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惡揚人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則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化必委之於君子事苟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則敬而疎遇小人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或不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亦安危之所繫可不愼哉此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汚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不可得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宄承顏順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

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在於内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祚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盈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餽閒倫曰鼓之嗇夫閒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閒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閒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閒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須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絶其佞邪君子自彊不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

飢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魏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邪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先是帝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錢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里師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

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十五年二月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徵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卽可何爲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心懷寬怠恃安樂而思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安而能懼豈不爲難

長孫無忌貞觀中爲司徒太宗既立晉王爲太子又欲立第三子吳王恪無忌固爭以爲不可太宗曰公豈以非巳之甥而有疑慮此子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也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棊不定前哲所誡儲佐至重豈宜數易惟陛下審思之太宗乃止

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貞觀中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人君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

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
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叛逆之朝貢不
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
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既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
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
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
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
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
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内虛竭生人
失所所以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
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
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
哀痛之詔以人神感悅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
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
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
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
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
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
自須營辦旣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
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

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内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渉磧千里冬風氷烈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雷擊繇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顛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事而誅之

旣伏而立之四海八蠻誰不聞見蠕動蠉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旣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絶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滅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昔獻歲

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
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新樹太子莫不欣欣云
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關不
離膝下常居宮中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
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
愛或生愆伏願遠鑒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
階漸嘗討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
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日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
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高宗永徽中爲右
僕射六年高宗將廢王皇后帝退朝後於別殿召太
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勣稱
疾不至無忌等將入遂良曰今者多議中宮事遂良
欲諫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
難發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
后無子今當廢立武士彠女如何遂良進曰皇后是
先帝爲陛下所娶伏奉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親
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新婦今以付卿陛下
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失恐不可
廢愚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帝不悅而罷
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

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武昭儀經事先帝衆所共
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事
陛下儻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則敗亂之端自
此始也伏願再三思審臣今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
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鑊遂置笏於殿階叩首曰還
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之昭儀在簾中
大言曰何不撲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大臣
有罪不加刑遂良繇是貶潭州都督
于志寧永徽初爲侍中時雒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
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
願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並
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絶誣告之路二以慰
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眞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
爲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眞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
之類罪惟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
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
竊按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
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
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

主殺而德主生陽嘗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嘗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逮胥之絶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無差風雨不愆雩禜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蹔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鑑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葬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卽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

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惟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弘奬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須抑而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所說也伏願遵高祖之令軌畧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

韓瑗永徽中爲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爲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别立妃號臣等竊以爲不可帝乃止及褚遂良左遷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主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義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揚休聲於不朽者也伏以褚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官方淹累稔趨侍階陛多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愆嘗覩勤勞之效加以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茲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朝豈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

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懷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况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惻蓋欲推陛下之德先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好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邪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但恐讒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不懾亡國之迹而驅逐舊臣乎伏願違被覆車以收往過垂勸戒於事君則羣生幸甚竟不納

薛元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幸溫泉較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既非族類深爲可虞上疏切諫帝納焉

張文瓘龍朔中爲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宫又征討四夷廏馬萬餘疋倉庫漸虚文瓘進言曰臣聞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嘗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之於既危之後昔秦皇漢武多造宫室致使土分瓦解戸口減半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於是減廏馬數千疋賜文瓘賻錦百段累遷侍中高宗將發兵以討新羅文瓘疾病在家輿疾入見諫曰比爲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卽順師不内侵若東西俱事征伐臣恐百姓不堪其弊且偃兵修德以安百姓帝從之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時有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年神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

兵藥

裴炎則天臨朝拜中書令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追守父祖爲王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子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之事不可追王祖禰以示自私且獨不見呂后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絶其源太后不悦而止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久視元年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人日出一錢助成其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妄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奢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玩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使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説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左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宮徵法事所須嚴

於制勅齊敕美業倍取其多水磑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簡較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浪沸五嶺煙騰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像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虚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寛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疇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何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遂罷其役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則天嘗幸萬安山之玉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腰輦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酎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乘船

危乾橋安元帝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磴曲狹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民父母奈何踐此畏塗伏望停鑾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

姚璹則天時爲納言九鼎初成制令以黄金千兩塗之璹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於質朴自然無假别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光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爲炫耀從之又石國使請獻獅子璹上疏諫曰獅子猛獸惟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旣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大不蓄漁獵總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飛蠢動莫不咸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矣疏奏遽停來使

李嶠爲成均祭酒平章事長安末則天將造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畧曰臣以法王慈憫菩薩扶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戸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索豈免勞擾天下編戸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糇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貫濟得一

十七萬餘戸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